

中国荒政书集成

第四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中国荒政书集成

第四册

主编 李文海

夏明方

朱浒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本书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十五”“二一一工程”清史子项目

亥子饥疫纪略目录

纪饥	(2005)
纪疫	(2007)
如皋县贫民叹	(2008)
大水歌	(2009)
侧目行	(2009)
丙子纪事竹枝词	(2009)
又	(2010)
参如皋知县杨曾敏疏	(2010)



亥子饥疫纪略

清抄本

(清)冒国柱 纂

李文海 点校

亥子饥疫纪略目录

纪饥	(2005)
纪疫	(2007)
如皋县贫民叹	(2008)
大水歌	(2009)
侧目行	(2009)
丙子纪事竹枝词	(2009)
又	(2010)
参如皋知县杨曾敏疏	(2010)

亥子饥疫纪略

如皋外史冒国柱帝臣氏纂

纪 饥

乾隆乙亥春日，霖雨不止，入夏大雨如注。每月见日不过四〔四〕五次，城内皆汪洋矣。秋仲犹昼夜淋漓，田禾皆腐。九月、十月晴而亢，十一月米价昂矣。每石自二两至二两七八钱。十二月则三两，渐至五两余矣。皋人虽年过八九十者，皆云未之见也。

十二月初一日辰刻，地震。

初七日，雪下六七寸。冻死普济堂前者二十余人，他处或三五人或六七人不等。无日无之。

初八日，普济堂又冻死十余人，有司莫之问也。

初九日，饥民或三十人、五十人不等，沿店抢食。卖熟食者皆受其害。告于令，反命开店者释之。黧面被发，鹑衣百结，虽地狱变相无以过，皆沙上及下河人。

十二日，大雪尺余，饥民死者尸相枕藉矣。

十三日，饥民至饭店抢肉，生啖之。晚复群至热酒肆，攫熟食鱼菜。铺户搥之，饥民曰：任尔搥之死，饥不能忍也。其抢炊饼者，饼才入口，旁一人复攫之去。其人急追之，不数步仆矣，前走者不数步亦仆矣。须臾俱殒，饼犹半在口半在手也。

十四日，有饥民至羊肉店乞食，店主与之肉，不能咽，饮以汤，亦不能咽。急扶至馄饨店前，店主饲之，亦不能咽。又送饭店前，亦然。乃递送县前照墙下。

十五日，县官至文庙行香。诸生以富户闭粜，故昂其价，请亲查发囤。县官佛然曰：彼贵买贵卖，安能强之使贱乎？众复强请。县官不得已，乃诣各碾坊，封其栈，定价每升二十四文。不二日，而价昂如故，不知县官何以不问也。

十六日，县官命吏胥执簿劝绅士捐米赈粥。粥厂设于普济堂，即命吏胥分给之。究竟能奋力拥挤者得食，弱不能前者饿死矣。

十八日，县官始至普济堂，饥民以不能得粥群诉，县官不理。及归署，饥民万人随至。县官命闭县门，以鞭击之。饥民呼噪，声震远近。县官惧祸，遂欲捕。十五日，学宫稟事诸生，以倡首闹赈论，久之幸免。

十九日，有米七舟抵北关，县官勒令每百石以十石入官备赈，始许发卖。米艘夜遁。由是远近闻风，米商相戒不入皋境，而米价之昂日甚一日，无所底止。

有衣裘者，簿暮独行凤皇池畔。一人自河下出铙钩，搭其皮衣半幅而去。

一男妇从城下过，数人自城上拥下，大呼曰：屡负不偿，今遇着矣，何说之辞？遂攫其衣饰而去。

南乡有女子，忧其母无食，多作炊饼，畀其夫饷之。道遇饥民，疑其贻也，杀而夺之。启视皆饼，急向村落乞火炙之。适入此女家，识认无差，尾之擒获论抵。

丁家所有为人看守车蓬者，晡时负千钱归。夜有七八人人其家，劫杀之。又有高士德者，夜被劫，遍体刀伤，得不死。

有妇携儿晚归，途遇执扁担者强夺其簪珥，命其解衣，妇脱衣与之。复欲其褌，妇哀告曰：无以蔽体，乞以君之敝褌相易。其人曰：可。乃置扁担于地，自脱其褌。妇乘机急取扁担斫杀之，取其衣簪去。一时传以为快。

丙子正月，四门外设粥厂，粥皆成水，共传饿鬼为祟。官设牲醴，焚楮帛，乃成粥。

到处树皮皆尽。有一人护宅前榆树，以粪涂之。适夜有偷削树皮者，手摸之皆秽，遂缢树下。涂秽者晨起，见尸生惧，亦缢此树下。

树皮既尽，遂掘草根。或以枯稻草细锉，焙令焦作屑，和少面为饼。或以观音山下所出白土（名曰“观音粉”，每斤价三文）和面为饼，其实即石屑也。树皮草根犹见记载，至稻草屑则闻所未闻矣。树皮饼同糖食者，多死；食草根稻草者，多肿胀；食观音粉者，便溺闭，腹重坠，不能起立，皆死。

元宵后，小麦卖三两六钱一石，大麦二两四钱，极糙米三千二百文，白米三千八九百文，白糯米四千金。丁堰镇米一石，价十三两，真亘古奇闻。

自朝至暮，皆卖炊饼。饼重五钱，如酒杯大，价二文。更余犹闻卖饼声。荞面三十文一升，切面二十四文一斤，油豆饼一百二十文一片，甚至以一片锯分为四零卖。豆腐渣作团，如茶杯大，价一文。麸皮十二文一升，米皮十六文一升，水磨粳子二十四文一升，榆树皮饼二文一枚。神前所焚香，价皆昂，以榆皮皆作饼饵，不足供香料也。

乡居者夜夜见人放火，稍康者日防窃盗，卧不安枕。白昼群相硬借者无算。村中各家，皆备器械，鸣金相救。

沿门乞丐，弱者面无人色，仅存一息，一仆即不能起。强者眼光四顾，声色俱厉。故城内凡遇乞者至门，惟恐其去之不速也。

粥厂四处：东门外菩提社、南门外大觉庵、西大圣庙、北普济堂。每厂拨吏胥十余人，计口授筹，按筹给粥。有离厂十里外者，皆至厂领粥，先女后男。其路远至厂不得粥者，给米二合，然拥挤颠踣，践踏死者甚多。

各粥厂天初明即扬旗鸣锣，饥民闻锣奔赴。若旗落，则庙门闭，虽来者亦不得与，多涕泣去。或行急气喘，须臾而毙。近厂多有河桥，锣声急，皆争渡桥，或堕桥死。饥民名其锣曰“催命锣”，旗曰“摄魂旗”，桥曰“奈何桥”。

粥中皆和石灰同煮，又皆系新锅，故食者多死。

厂中每人给粥一勺。吏胥见妇女少艾者，即倍与之，或出谗言。其亲族及熟识者，先以热粥加倍给之。其鹑衣似鬼者，或被持棍赶逐，候至日上三竿，冷粥半盂而已。监厂官莫之察也。

庠友陈光泗，当未设厂之先，煮粥三四石，至普济堂给饿者，顷刻而尽。其不得粥者，抢其铜勺及桶担去。明日又买炊饼数千给之，仍不敷，遂止。

正月下旬，道路死者无数。初犹两人肩一尸，久之一人肩数尸矣。如普济堂外，死者日数人，掩尸者并不用肩，以草绳系尸颈，推尸入河。隔河掷绳对岸，扯尸于水面，拖而埋之，以义冢在对河故也。

一饥民夜窃一草，负至武庙前，藉草而卧。夜寒甚，冻死。南沙小民夫妇忍饥不堪，思食其子。子觉，逃之邻家，哭甚哀。邻慰之，给以食；询之，告以故。邻弗信，诘其父

母，皆曰：吾怖彼耳。邻人送之归。是夜，竟烹而食之。

南门有一家三口，贫且病。忽数日，户不启。邻疑之，推门入，皆死矣。三尸皆身无寸丝，久已为偷儿取去矣。

自冬徂春，卖子女者无算。十四五岁者一二两，十岁以内者三五百文。甚至奸牙匪类，贩至他处卖之，每一女贾〔价〕三倍不止。

一旧家止生一女，年十二三矣。留养不能，卖之不可，每夜推出街心，任其所之。后竟不知何人收去，不问也。

街巷每有抛弃子女者，多不知所之。每晚呱泣之声满路隅。

正月念八夜，贼自东门城上系于月城内，从屋而下，于钱铺前后挖洞。不得入，遂将城锁扭脱，开城门而去。

二月初九夜，贼于西门城限下掘地窑钻入，洞开城门，偷一米铺。失去白米十石，钱十余千，衣数件。官弗为理。

自十二月至三月，报抢报窃者数百案。

沙上数十成群，各携一箸、一碗、一袋，至有力之家硬索饮食，名曰“义借”，又曰“麻雀会”。此一家者粮食既尽，亦持碗箸入队中，往别家去矣。到处皆然。

冬末春初，死者犹获一芦席裹尸。久之，二三人同裹一席矣。南门王生、北门卢生，各以银二十金买芦席千片施之，三日俱尽。久之无人收殓，皆推入河。凡食河鱼者，皆患胀闷。鱼腹中每剖出耳珰、指环等物。由是皋人相戒不食河鱼者数月。舟子皆汲井泉，不饮河水。

二月以后，每天晴日暖，臭秽薰蒸，殆不可闻，触其气者必病。由是瘟疫大行矣。

各漏泽园皆掘深坑，尸上加尸，不分男女，坑满再穿别坑。每狸犬发掘，肝脑狼藉，仁人所不忍见也。

纪 疫

死于饥者多系贫贱，死于疫者则不分贫富贵贱，比户皆然。究竟贫贱者什之六七，富贵者十之二三。自三月至八月方息。

凡病者多系热症，药店内黄栢、知母、大黄、石膏等药，价增十倍。市肆中，蒲茅一枚值五文，雪梨一枚百文，藕一枝七八十文。三月内，西瓜一枚值银一两矣。

得病者不费时日，最多者七八日或二三日，甚有朝犹遇诸涂〔途〕而暮已闻讣者。虽无病之人，心常惴惴也。

皂隶柴愚，薄暮与其侣饮于肆，归卧患身热，向明死矣。

庠友石某，晡时索逋归，倦而假寐，移刻而死。篋有藏金，其子窃之去，密置床头。方乐而忘哀时，又死矣。金为其妻弟所窥，又窃之去，明日又死矣。

因饥疫而获厚利者甚多，米铺也，饼肆也，医生也，医生之舆夫也，药店也，师巫也，棺店也，木工也，脚夫也，木行也，布肆也，僧道也。

得病者，急须向凶肆觅棺，预存定价。若既死而买棺，无有现存者矣。工人造棺，亦须预为觅雇，其值视棺价之半，否则无人也。

自二月至七月，每薄暮，则行人稀少，鸡犬无闻，荒凉之状，不异村落。惟闻师巫铃

铎声、僧道鼓钹声、哭泣声、鬼啸声，风凄月淡，令人心胆皆寒也。

掘港场神鬼白昼现形，銮舆仪从，人往往有见之者。午后，各家闭户不敢出。城中疫鬼夜呼人名，应之者即病。

端午节，市中未见一醉人。惟买降香、雄黄、艾叶及索道流书符者，百倍于他年也。

街巷所见，衰服者十之七八，门首报丧者十室而九，且有一门而贴数丧报者。

师巫禳祝，多在暮夜，兹则自朝至暮，又自晦至明，刻无宁晷。一家未毕，复有数家候于门。所围布裙皆不暇除，俨然行于市中，人弗之怪。间有手中铎音未绝，而鼻息已齁齁矣。

医者肩舆，前后恒随数十人。每过街巷，悉呼号拉视。舆夫囊中钱常满，多备数囊自随。

村庄病疫，多以渐而至。一家病，则合村皆病，次及他村。亦间有一村俱平康无病者。

王家庄三十家，计百人，存者七人。孙家庄计七十家，存者三人而已。

田麦已枯，无人收割。田主募收割者，愿各分其半，卒无敢应者。故六月初，犹有未割之麦也。

有一家六口同疫死。邻里往殓之，得七尸，其一乃偷儿也。盖偷儿入室时，一触其秽即死。

疫盛之时，医者如鹜。能记得柴葛解肌汤、白虎汤、承气汤三方者，即悬牌乘轿，自命医家，亦往往获厚费。虽疡医、小儿医、带下医，皆大书于门，曰“精理时疫”。户外之屨皆满。

凡患病之家幸而俱存者，亲知必共相庆幸。若无病之家，则盛世之瑞矣。唯余家及思堂、集堂两叔，俱一家康宁无恙。集堂叔少病即瘥，亦属有天幸哉。因思数家皆不食牛肉，道经云“疫鬼常避戒牛人”，理或有之。

如皋县贫民叹

黄振（漱石）

夜半嗷嗷哭，男妇相奔逐。饥寒迫人命，豺狼当道伏。去年不得收，千里民枵腹；脱衣易升米，一饭无余粟。赤身度严寒，雪片如利镞；着体无完肤，气弱身匍匐。老者死沟渠，少者当街鬻；千钱买一女，百钱买一仆。老树皮食尽，草根煮当麦。船破不可乘，移上地为屋。贫民前致词，贫民有衷曲；长官愿有问，小人以实告。淮阳三年水，薪米如珠玉；去年水更大，千里无平陆。县官邀近功，荒不报州牧。上官那得知，日看民局促。县官知难治，脱身告病笃。几日新官来，假公济私欲；托言办大差，百计敛财帛；复设八大家，布成贪婪局；沿门搜富户，遍地起大狱；脂膏银数万，纳作县官禄。继又近岁暮，粮饷征比速。隶役道路望，严逼肆涂〔荼〕毒。拆房输官粮，卖田免刑辱。且补右臂疮，难顾左臂肉。皇衷至仁慈，烛照及穷谷。下诏苏民命，补征待麦熟。县官殊不遵，部文藏诸椟。追捕仍如前，仓廩饶储粟。待民输纳毕，然后悬文牒。百姓望流涕，道路行以目。上官稍稍知，行文至僚属。劝谕邑绅士，写捐济穷独；更令典商家，减利以取赎。典商亦有钱，绅士亦有谷，县官剥削尽，公事难接续。相看本无力，然皆能自助。一人奋笔书，千

户欣饱煖。县官睹此情，一笑眉峰蹙。又可肆贪心，机缘如转毂。布令下郊垆，日施一瓢粥。不必待齐集，黎明即催促。吏役奉命行，各自饱亲族。远贾闻价昂，运来米亦足。县官不许卖，纳贿始开斛。闻风皆星散，地方益穷蹙。吁嗟小民命，危似当风烛！死不为盗贼，畏官刑法酷；屈不敢伸冤，畏官爱金帛。昨日生身父，死无一草束；今夜结发妻，饥伴土兵宿。寄言各上官，休为民碌碌。总难沾实恩，官去民有福。

大 水 歌

乙亥五六月，天公肆横虐。大水浸东南，下民无所托。吾邑称皋原，河流入城郭。曠日障云翳，飓风助其恶。五月仍披裘，三伏无薰灼。禾黍生双耳，收成殊落寞。田不必用耕，井不必用凿，岂惟人不宁，四野均无雀。继之以瘟疫，强壮半羸〔羸〕弱。智者守贫贱，愚者行劫掠。统众几十人，聚会名麻雀。灶底有炊烟，难免盈门索。何当秋冬交，饥民齐着脚。尽自淮扬来，惊心还动魄。鹄面与鸠形，欲济无灵药。霜雪逞严威，死者尸相错。一人肩数尸，附身无棺椁。吾里多善信，捐赈施雄略。计口授餐饭，按筹与升勺。民命得生全，补天所弗若。或以絜他邦，兹土尚云乐。

侧 目 行

侧目睹行人，低头吁气走逡巡。米如珠，桂为薪，今日不饱况明辰。家余八口尚嗷嗷，呼天不应长贱贫。贱亦何足怪，贫亦何足论，看他纷纷抢食民。

侧目观抢食，魍魅罔两〔魍魉〕难妆饰。形堪悯，心堪恻，披絮束草行无力。呼朋引类集市门，炊饼馍馍当稼穡。稼已不登场，穡已不曾植，卖儿鬻女加惨刻。

侧目看儿女，塞巷填街形如鼠。数百文，或两许，得钱买粟竟投汝。数岁孩童易斗粮，（按：此处似脱漏一句）今日且捱过，明日再有处，满眼拯救向财主。

侧目望富豪，善权子母计泉刀。饮美酒，食羊羔，红炉暖阁皮为袍。饥荒满目难自立，敛金输粟赈其曹。蠲赈如流水，死尸满城壕，官吏侵蚀徒尔劳。

侧目视官吏，如狼似虎乱投刺。富户少，及屠肆，十石五石随便致。半月知县已万金，八俊聚敛争狐媚。假公而济私，因之以为利，草菅民命堪垂泪。

侧目观粥厂，挨肩擦背成群往。女为队，男为党，一瓢一碗毫不爽。昨夜煮粥成水浆，烧纸化钱去滌滌。粥也不成粥，养也不成养，又听南街沿门抢。

侧目望上臺，锁拿贪污总不来。情难述，事堪骇，四方饿莩积成堆。土牛木马居南面，日聚吏役谋货财。一杯常在手，万事总成灰，官方不整万民灾。

丙子纪事竹枝词

彼苍何意降奇灾，罄室如悬万姓哀。每向茅檐闻太息，县官昨日赈饥来。
野殍填沟井邑空，萧萧时起白杨风。春来到处惊心目，辜负杏花十里红。
莫言樱笋堆盘美，休说鲋鱼入饷肥。眼底穷黎堪涕泪，并无糠核贖朝饥。
伐鼓鸣钟绕雉城，夜阑犹听步虚声。可怜费尽丹经术，不见青词达上清。

铃柝何曾报二更，天街寂寞少人行。月明灯烬黄昏后，惟有师巫叱鬼声。
 皋城讼狱久争纷，此日衔冤不上闻。想为饥荒争救死，岩岩还自说神君。
 押不芦花何处寻，医家空费活人心。试看华屋呻吟者，岂少青黄买药金？
 指困高风忆昔人，倾赀破产济饥民（明末饥疫，伯祖巢民先生破产赈恤）。今朝我亦长贫贱，
 凶岁遭逢共苦辛。

不须郑侠绘流亡，饥溺情殷睿虑长。谁使斯民安枕席？奉行终是仗循良。
 莫叹胥吏莫怨尤，人情久已似黎邱。如今识得天公意，倾覆栽培总自求。

又（冒春林）

时维丙子之岁，序属春夏之交，适饥谨流灾，途多饿殍；更疫病为患，户鲜宁人。弃女抛男，至性忍同泉鸟；朝生暮死，流光疾若浮沤。转老弱于沟渠，一任水棺土椁；暴尸骸于陌路，谁怜骨化形销？白昼黄昏，几于人鬼相半；风凄月冷，竟至鸡犬无闻。惨莫甚焉！岂天心之好尔？怪何如矣，亦人事之宜然。爰赋鄙词，用纪时事。

天灾到处叹如焚，触目流亡不可云。漫说少年曾未见，老将百岁亦稀闻。
 凶年莫漫倩人援，朝欢无饗夕绝殮。亲友相逢无片语，饥荒两字是寒温。
 升米难堪半百钱，啼号何用转凄然。凄凉直似逢寒食，蔀屋茅檐总禁烟。
 枵腹希图一饱难，寻思无奈剜心肝。酸辛岂不怜儿女？卖得千钱饱数餐。
 伛偻彳亍总饥躯，有气无声喘不呼。瘦骨如柴形似鬼，不须水陆绘酆都。
 救荒加意沛恩纶，发赈议蠲思济民。共仰皇仁真浩浩，济民先济在官人。
 寒不曾经馁不知，无愁终属富家儿。鲋鱼入市樱桃熟，酒绿灯红宴客时。
 乞丐何曾有一存，死饥死疫遍乡村。求生到底无生理，空剥树皮掘草根。
 纷纷就食走他乡，千百生灵绝可伤。父母不存男女散，何如故土得偕亡？
 小病旋闻命已倾，天如有意杀群生。朝来偶向街头过，半是麻衣半哭声。
 生前无告死谁怜，赤手依然乏纸钱。夜半但闻群鬼笑，不愁衣食得安眠。
 委壑填沟成裸葬，犬吞狸食算全归。可怜野殍同鸪鹑，不及荒郊野兽肥。
 禱尔神祇〔祇〕竭至诚，县官也自恤民生。驱瘟更藉巫师力，击鼓鸣锣送出城。
 清晨烧纸暮招魂，未到黄昏早闭门。行路人稀灯火寂，荒凉城市比荒村。
 死者无存病者眠，茨梁空说庆丰年。三时雨足栽秧好，犹有人家麦在田。
 漫言无病喜平安，纵使平安胆亦寒。巷语街谈听不得，某家某死某无棺。
 天道茫茫竟若何，一春伤逝夏逾多。比来更有西州恸，薤露难禁洒泪歌。
 良医共说数袁成，除却何人是福星？自是天灾流不到，借他指下肃兵刑。
 可笑巫能驱疫鬼，纸冠赤体布裙围。东家未了西家去，满囊青钱满口肥。
 《蚓庵琐语》记当年，千古奇殃事骇然。不道传疑今信目，好将新语补遗编。

参如皋知县杨曾敏疏

巡抚庄有恭

为特参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切照知县一官，身膺民社，必须洁己爱民，秉公勅

法，方为无忝厥职。詎有到任未及一年，赃法累累，声名狼藉，如如皋县知县杨曾敏者。查该县（计开四款），臣与督臣各有访闻，先后札饬该管通州确查间，杨曾敏知已被访，捏病详请解任。臣恐其贻误地方，即先委员拨署。兹据通州王继祖访查各款详揭并常镇道亢、布政使许、按察使托先后揭报到来，此一官者，或藉捐赈以肥己，或因事婪赃而枉法。似此贪污劣员，未便一刻姑容。所当特疏纠参，请旨将杨曾敏革职，以便与有名人犯一并严审究拟者也。

